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5.007

# 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中的“中国想象”

唐莹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品多出自第二、三代华裔作者之手。相比传统华美作品,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在表征和功能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当代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中中国书写的三个维度上。探讨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品如何展开中国想象,有助于品察本民族经验怎样在异域文化空间生根,并借以重新定义非西方文明在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华美文学;青少年文学;中国想象

**中图分类号:**I10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5-0054-05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初,历经百年,在作品的主题、文类、风格、读者接受度等方面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由第二代、第三代中国移民构成的作家群体突破了初代华裔作品的家国记忆、生计艰难、文化冲突和异邦歧视等选材,以全新视角为中国形象塑造另辟蹊径。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尤其是年青一代在青少年文学<sup>①</sup>领域也开辟出一席之地。与其他族裔文学相比,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品是否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当作为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华裔青少年文学作者缺乏对中国语境的一手经验时,他们如何在作品中想象中国?

相比早期的移民叙事,当代华裔美国作家作品中传达出不言自明的“美国味”<sup>②</sup>。他们倾向于将个性融于共性中,从自我族裔身份的体认审视身处全球变革中的人类共同命运。他们“从认识

论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现存经验里的中国赋予具体的现代解释。因此,他们笔下的中国想象呈现出饶有意味的阐释空间”<sup>③</sup>。本文试图探讨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想象如何展开,品察本民族经验怎样在异域文化空间生根,并借以重新定义非西方文明在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 一 作为文化之根的中国

在创作传统上,华裔青少年文学发展对应华人移民史的两个时间节点: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和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的实施<sup>④</sup>。着眼华人移民史这类作品重在表现海外华人的寻根历程和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但同时客观叙述了华人如何克服族裔背景的影响努力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叶祥添(Laurence Yep)的“金山记事”系列作

收稿日期:2021-06-28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18XJYB12)

作者简介:唐莹(1978—),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小说研究。

①青少年文学(Young adult literature)是为12到20岁的读者所创作的文学。现在,青少年文学经典以及每年数量众多、题材丰富的新作不仅出现在中小学生的课堂和业余生活中,还进入了文学评论家的视野。美国国家图书奖自1996年开始设立“青年文学奖”(Young People's Literature)。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青少年文学进行主题研究的专著陆续出版,这种类型小说的文学研究价值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②Kuo N. "Depictions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Young Adult Literature: American Born Chinese and Beyo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and Adolescent Identity Across Cultures and Classrooms: Contexts for the Literary Lives of Teens*, ed. Janet Alsup.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31-46.

③刘汉波:《当代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

④Kuo, N. "Depictions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Young Adult Literature: American Born Chinese and Beyo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and Adolescent Identity Across Cultures and Classrooms: Contexts for the Literary Lives of Teens*, ed. Janet Alsup.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31-46.

品(Golden Mountain Chronicles)回顾了美籍华人自19世纪中期的移民历史,歌颂了他们对于美西开发做出的重要贡献。以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Law)为代表的政府行为和一百五十年前恶劣的旅行、生活条件构成了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的主要障碍。而华人凭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排除万难,在异国扎根并以自己的民族传承影响了当地社会的文化面貌。在具有家族自传性质的作品《龙子——天使岛的故事》(The Dragon's Child: A Story of Angel Island 2008)中,叶祥添以叶家父辈的移民记录为素材,叙述祖辈在20世纪初如何从广东历经艰苦的远洋航行来到旧金山港外的天使岛羁留中心,接受移民官员的严苛盘问,最终获准进入美国国境的历程。作者叶祥添的祖父是第一代生于美国的华人,但是他仿效其父辈,在广东老家的小村庄娶妻生子,如候鸟一般在相距遥远中美两地往来。他在旧金山做白人的仆役,攒下钱衣锦荣归,在故里摇身变为人人称羨的乡绅。他将生于中国的儿子一个个带到美国谋生,父子在陌生环境中无法沟通理解,最终分道扬镳。作为一个在文化裂缝中生存的个体,祖父无法割舍中国传统礼教中的父父子子,却又在情感上更依恋美国生活的现代、舒适与自在。令华人闻风丧胆的移民官面试集中体现出美国国家机器对华人的敌意,天使岛移民羁留中心记录了早期华人移民的血泪史。虽然《龙子》是虚构作品,却取材于叶祥添的家族史和美国官方移民记录,真实反映出早期华人移民在文化上和自我身份上的割裂状态。

叶祥添的大多数青少年文学作品以东方文明为底蕴,记述华人少年在接触母国文化后的种种奇遇,突出了中华传统的博大精深和神秘莫测。《老虎的徒弟》(The Tiger's Apprentice 2003)中,华人少年汤姆跟着谙熟易经八卦、具有神秘“中国法力”的祖母生活。祖母是凤凰卵的守护人,住宅中布满象征“东方力量”的符咒与结界。汤姆苦于在学校被视为怪胎,被同学嘲弄、霸凌。在祖母遇害后,汤姆跟随着祖母的徒弟老虎,经过一系列的磨难,最终成长为肩负维护世界和平重任的守护人。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叶祥添写道,自己年

少时十分喜爱骑士战恶龙式的西方幻想故事。来到旧金山的唐人街,他才得知,龙在东方并不是邪恶的象征,而是能呼风唤雨的祥瑞神兽<sup>①</sup>。叶祥添的双重文化传承使他致力于以典型西方少年历险故事的形式讲述东方传奇,扭转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和华人生活的歪曲认知。对于以叶祥添为代表的幻想文学作家来说,青少年文学中的中国书写重在正本清源,还华夏文明以本来面目,向西方读者传达东方文化的丰蕴,这正是华人在美国社会获得一席之地的凭借。

## 二 作为文化景观的中国

无论是笼罩在东方神秘色彩之中的古典奇幻风物,还是象征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现代都市风光,景观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甚至奇观,出现在新生代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在推动叙事进程的同时担负着象征功能。“通过文学想象的地理叙事,建构较真实世界更加典型化的空间关系,文学中的景观、地域成为折射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的象征系统”<sup>②</sup>。景观叙事赋予典型地域以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在萧又宁(Christie Hsiao)的幻想文学作品《彩虹岛之旅》(Journey to Rainbow Island 2013)中,主人公友宁(Yu-ning)是典型的集美德与天运于一身的女孩,在保护家园彩虹岛的斗争中历经各种奇遇。作品点缀着具有东方情调的景观描写,讴歌了真善美。主人公凭借心中大爱,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完成使命,获得成长。

《彩虹岛之旅》是东方色彩包装下的励志成长故事,而2019年出版的《仙鹤的后裔》(Descendant of the Crane)则完全采用了古代东方背景。作者何琼(Joan He)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辅修中国语言历史,作品讲述了一位燕国公主何思娜(Hesina)在父亲神秘死亡后登上王位的传奇故事。《仙鹤的后裔》糅合了复仇、权谋、玄幻、言情等各种流行元素,完全可以看作是以英文写作的古代言情作品。故事中的人物身着汉服、襦裙;使用紫檀、黄花梨的家具;听着古筝、琵琶演奏的音乐,下象棋、打马吊;进行缣丝、织布等劳作。更重要的是,由作者设计出的、与古代汉语近似的象形

<sup>①</sup>Yep L. *The Tiger's Apprenti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 p. 183.

<sup>②</sup>颜红菲:《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文字成为主人公揭开家国命运谜团的关键。作品的吊诡之处在于,在这样一个完全古代中国的背景下,女主人公一方面信奉巫术,密会具有神秘预言能力的巫人(sooth),听从他们的指令寻找杀父真凶;另一方面又选择以现代法庭辩论的方式来破解故事的中心矛盾——父亲的被杀之谜。代表东方神秘的玄学与表征西方理性的逻辑以奇妙的方式杂糅混合,创造出文化奇观。《仙鹤的后裔》中的东方情调首先装点出承载人物行动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景观又可以被视作一种符号,具有象征性含义,以此构成景观解读的实质”<sup>①</sup>。在年青一代美籍华裔作者的笔下,华夏风物由“背景”转为“前景”,诉说东方文化传承,渲染出作品的异国情调。与此同时,作品中的景观架构也代表了当代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的一种典型范式:东方情调装饰下的西方内核。

### 三 作为文化无意识的中国

与单纯搭建东方场景的作品相比,部分青年华裔作者的作品继承文化冲突主题,他们的作品集中反映出新世代华裔美国青少年独具特色的成长烦恼。华裔美国青少年所面对的成长问题与一般美国青少年并不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华裔青少年作者不可避免受到“文化无意识”的影响。按照顾明栋的定义,文化无意识是“有意识的无意识心态或是无意识的有意识心态的矛盾结合体”,“是跨文化研究和知识生产中隐而不现的内在逻辑”<sup>②</sup>。对美籍华裔作家作品中文化无意识问题的探讨多集中在对于中国经验有一手经历的移民作家,而在作为二代、三代移民出生于美国的新生代华裔作家的作品中,文化无意识是否是一种显性特征呢?从一般文类研究着眼,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似乎停滞在了过去,而部分华裔青少年文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呈现更加着眼于中国现状和未来发展,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及时的、积极的更新。刘汉波指出:“中国想象并不是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范畴内的学理判断,而是审美上的经验重构,是基于他们自

身的中国记忆以及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sup>③</sup>对于当代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家来说,“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中国’铭刻了海外华人的生存体验和文化纠结”<sup>④</sup>,以中国文化遗产的特色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话语中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动创作策略。

潘湘如(Emily X. R. Pan)于2018年出版的《惊色来生》(*The Astonishing Color of After*)采用了与大多数青少年文学作品十分迥异的魔幻现实主义题材,反映悲悼、丧失、创伤等心理问题。主人公蕾(Leigh)的家庭由来自中国台湾的母亲和来自美国的白人父亲组成。在蕾15岁时,母亲罹患抑郁症自杀。少女在极度的震惊和悲痛中看到母亲幻化成一只红色的大鸟,似乎在向她传达重要的讯息。蕾的父亲是汉学家,通晓中文,却在有关母亲的话题上躲躲闪闪,讳莫如深,这使成长期的女儿遭遇重大的精神困境。为了理解母亲的极端选择,追踪失落的文化传承,蕾来到母亲的故乡,与之前从未谋面的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蕾出生以来并未系统接触过中国文化,对中文也只是一知半解。在中国台湾,蕾对传统、神秘的文化进行了探索,追溯母亲的一生,最终在血缘、生死等重大人生论题上与母亲、与自己达成了和解。盖建平在论述华美文学中的“母亲之死”这一母题时,将“母亲之死”视为华人移民对母国文化的一种安放,以“再生”(身份的成功调适)或是“死亡”(调适的失败)为终结<sup>⑤</sup>。《惊色来生》中母亲所幻化的浴火重生的凤凰正是对于以上揣测的积极注脚。该作品在东方神秘主义和具有艺术天赋的少女神经质的思维交织的背景下描摹了非典型的成长烦恼,破除了与精神健康有关的社会偏见。作品对亚美联合家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刻画,得到了少数族裔和双重文化背景的读者的深刻共鸣。

海德利(Justina Chen Headley)是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目前已出版7部青少年小说。她的作品多以华裔(或是半华裔)少女的成长经历为主题,通过讲述主人公如何克服自身缺

①王绍平,周奇林:《景观言说与记忆书写——〈天堂〉中的景观叙事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9年第1期。

②顾明栋:《文化无意识:跨文化的深层意识形态机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③刘汉波:《当代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

④欧阳婷:《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的意义、局限与进阶路向》,《求是学刊》2019年第5期。

⑤盖建平:《跨国的艰难:论华美文学中的“母亲之死”》,《华文文学》2019年第3期。

陷、身体伤痛或是社会歧视后修复自我、重建身份,最终与华裔文化背景以及精神传承达成和解。这类作品真实反映青少年的成长烦恼,贴近现实生活,语言轻松诙谐,又因作品独特的中国文化底蕴而兼具异国风味,受到各种文化背景的读者的欢迎。海德利的成长小说不仅关涉青少年自身,也涵盖了中产阶层家庭关系、华人的“模范少数族群”(Model Minority)情结以及华人受到的隐性歧视等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只有真话(和几个白色谎言)》[*Nothing but the Truth (and a Few White Lies)*, 2006]的主人公派蒂的母亲是中国台湾来的移民,父亲是白人,在她出生后父亲抛弃了家庭。母亲因此对女儿要求严格,并且极度反对她与白人交往。派蒂表面上遵从母亲的规范,实质十分叛逆,抗拒中国文化并对华人具有刻板印象。但是她中西混血的外貌象征了她既不被东方文化也不被西方主流文化接纳的悲惨处境。在派蒂不再试图隐藏自己的高智商,学会以混血身份为荣之后,她终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成熟。《美丽之北》(*North of Beautiful*, 2009)中的泰拉是典型的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孩,与一位生于中国、被白人母亲领养的华人男孩杰克伯相识相爱。两人各自带着母亲结伴去中国旅行,到杰克伯当初生活过的孤儿院探访。在男孩的寻根历程中,泰拉也获得勇气,与曾经软弱的母亲一起反抗自己的暴君父亲。在这部小说中,现代的、高速发展的中国气象与点缀其中的古色古香成为主人公获得实质成长的催化剂,也使《美丽之北》成为当代少有的、以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视角描摹真实中国的青少年作品之一。

早年的华美小说经常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描述为对人的自由意志进行压制的桎梏。谦卑、隐忍、孝顺等传统美德被视为悲情的自我牺牲,浸润于美式自由主义的个体必须要克服、摒弃这些说教才能获得发展与自我实现。在当代多样化的思维框架中,青少年文学作者更多地注意到中华传统意识的积极之处,他们写作的目的不是颠覆刻板印象,而是将本族文化视为自我身份的一部分,与之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格洛丽亚·赵(Gloria Chao)目前出版的三部青少年文学作品都

讲述了当代美籍华裔少女在家庭高压统治下追求自由与爱情的故事。2018年的《美国熊猫》(*American Panda*)、2020年的《爱途多舛》(*Our Wayward Fate*)以及2021年的《租借男友》(*Rent a Boyfriend*)既表达了作者对“模范少数族群”情结的反思,又以华裔刻板印象为笑点。小说并不把对东方传统的抛弃和彻底的“美国化”作为主人公实现自主的途径,而是对似乎牢不可破的古典观念进行现代中和,并且用作品中推介的中国文化吸引到众多读者。斯黛茜·李(Stacey H. Lee)是又一位多产的华裔青少年文学作者,她在创作中采用了青少年文学中非常流行的悬疑风格以及较为罕见的美国历史元素,塑造出聪慧、果敢、坚强的华裔少女形象,对于“失语”的东方女性传统角色塑造进行反拨,强调华人对美国历史进程和多样性社会的贡献。

#### 四 华裔青少年文学的困境与挑战

对刻板印象的处理是美国华裔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它基于实际生活经验产生,带有强烈的族裔文化特征,导致针对少数族裔的文化认知偏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刻板印象与少数族裔的文化推广相辅相成,在当下美国社会呼唤“多样性”的文化建构中成为民族特征的鲜明体现。批评者指出华裔学霸人物塑造只会加强刻板印象,对东方神秘的渲染是在走谭恩美的老路。上述批评自有其中肯之处,而突出文化身份是多数华裔青少年文学作者的选择。

身份问题是青少年文学的永恒主题,它与族裔问题叠加,构成了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品的底色。“身份选择并非个体主观的单方面行为,或纯粹理性层面的自我定性,而是包含特定时代条件下、特定人群对其被‘分配’的、客观的社会身份的自我调适(包括接受与不接受),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sup>①</sup>着眼于当代社会华裔青少年生存现状的作者“不把族裔身份和精神流散视为一种前置的在场性体验,弱化‘我在’与‘他在’的对峙”<sup>②</sup>。他们的作品更多地聚焦私人生活体验和成长经历,作品中既有全球青少年共有的“疼痛青春”,也涉及中国文化体验,后者可称为

①盖建平:《跨国的艰难:论美文学中的“母亲之死”》,《华文文学》2019年第3期。

②刘汉波:《当代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

华裔主人公自我身份定义操演过程中的华彩篇章。华裔青少年在母文化和获得文化的角力中挣扎,其成长过程和身份建构既有典型性,更具有特殊意义。

在活跃于21世纪文坛的青少年文学作家眼中,中国是他们没有亲自经历却代表了自己身份定义的重要部分,中国元素成为其作品中异国情调、东方神秘的表现工具。“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是流动的社会,观光者是主动游历、主动体验和主动接受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漂移、漫游过程中避免固定、重复和同质化,不再受困于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sup>①</sup>作家们“不同程度地积极回应、参与或批判全球化进程”<sup>②</sup>。对于从二手渠道获得中国文化体验的美籍华裔作家来说,中华文化主要表现为后天获得的、具有异域风情

的、碎片化的、象征性的符号集合。正如赵文书所指出的,“新华美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有表面化的倾向和表演性特征”<sup>③</sup>。这种集合也许不够系统、不够深刻、不够真实、不够有代表性,但是作者自身认知结构内的关于中华文化的物件、习俗、技巧和景观等内蕴的伦理意义和历史价值却仍然可以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种积极展演。在当代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中,中西文化的处理不能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粗暴对抗一言以蔽之,而在于促成中国文化与美国话语的相遇。但更重要的是,作品的立意在于超越文化的狭隘界定,以理解战胜偏见,以人类共通的情感特质和精神需求为钥匙,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门。

## Chinese Imagination in Chinese American Young Adult Literature

TANG Yi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merican young adult literature is created mostly by the second, third-generation authors.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ir works has seen a great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erms of its representation and function, which showcases three dimens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young adult literature. Discussing it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magin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scrutiny of how Chinese experience takes its root in a foreign culture and to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historical role the non-western cultures play in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young adult literature; Chinese imagina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徐建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3页。

②杨金才:《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③赵文书:《X一代华美小说简论》,《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